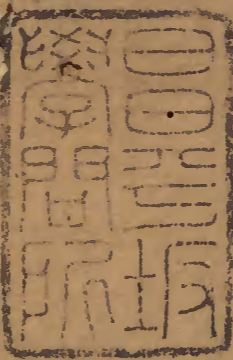


五家正宗贊

二



漢書門			
類	號	函	架
一	〇	〇	〇
二	七	一	〇
八	三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四	〇	〇	〇
冊	架	函	架

內閣文庫			
類	號	冊	架
一	〇	〇	〇
二	七	一	〇
八	三	〇	〇
〇	〇	〇	〇
四	〇	〇	〇
冊	架	函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0028	
冊數	4 (2)		
函號	310	126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臨濟宗

臨濟慧照禪師

淺草文庫

師諱義玄曹州邢氏子初在黃蘗隨衆參侍
時堂中第一座勉令問話因上方丈問如何
是佛法的大意蘗便打如是三問三遭打
遂告辭座曰承激勸問話唯蒙和尚賜棒且
往諸方去座曰汝須辭和尚始得座却往堂
頭告曰問話僧雖後生甚是如法若來辭方
便接取來日上辭蘗令往高安參大愚師到

大愚問甚處來曰黃蘗來曰黃蘗有何言
教曰某甲三度問佛法的的大意三度被打
未審有什麼過曰黃蘗恁麼老婆爲汝得徹
困更來者裏問有過無過師云元來黃蘗佛
法無多子愚把住曰者尿牀鬼子適來問有
過無過而今却道黃蘗佛法無多子汝見箇
什麼道理便恁麼道師於愚肋下築三拳愚
拓開曰汝師黃蘗非干我事師曰見便問
來來去去有甚了期師曰只爲老婆心切

曰大愚饒舌待見痛與一頓師曰說什麼待
見即今便打蘗曰者風顛漢却來者裏捋虎
鬚師便喝蘗令參堂去徑山五百衆每日行
道念觀音無一人參請山作書與蘗具言其
事蘗令師去師到徑山裝腰直上法堂山纔
舉頭師便喝山擬開口師拂袖便行尋有僧
問山適來者僧有甚言句便喝和尚山云者
僧從黃蘗來你要知自去問他是時五百衆
太半分散洛浦爲侍者不契辭去師後云可

中有箇赤梢鯉搖頭擺尾向南方去不知淹
殺誰家螯龜裏師臨終時云吾滅後汝等勿
得滅吾正法眼藏三聖曰爭敢滅和尚正法
眼藏師曰向後忽有人問汝向伊道什麼聖
便喝師曰誰知吾正法眼藏向者瞎驢邊滅
贊曰 廣厦梁 清廟器
刮霜面 冷燄逼人
伏獸威 腥風捲地

見睦州始學跳籬蓋牆

掌黃蘗便解攬行奪市

報冤六十棒 向大愚肋下築拳
喝散五百僧 使徑山胸中短氣
展三玄戈甲 遍地髑髏寒
示四種科揀 平地波濤起
炎天飛雪雹 單明向上機籌
赤脚驟冰稜 自是一般標致
惜正法眼藏 滅向三聖瞎驢邊
知赤梢鯉魚 淹殺誰家螯龜裏

贊之者拔古泥犁

毀之者洋銅沸屎

遣風餘烈繼百世猶有存焉求鸞膠續絃則
遠之遠矣

興化獎禪師

師諱存獎魏州人初見臨濟濟令師爲侍者
濟問新到甚處來曰鑿城曰有事相借問得
麼曰新戒不會曰打破大唐國覓箇不會人
難得參堂去師問適來新到是成禱伊那濟

曰我誰管你成禱不成禱師曰和尚即解將
死雀就地彈不解將一轉語蓋覆却濟曰你
又作麼生師曰請和尚作新到濟遂曰新戒
不會師曰却是老僧罪過濟曰你語藏鋒師
擬議濟便打至晚濟又曰我今日問新到是
將死雀就地彈就窠裏打及你出得語又喝
起向青雲裏打師曰草賊大敗濟便打師後
到三聖請爲首座常曰我向南方行腳一遭
拄丈頭不曾撥著一箇會佛法底聖聞得問

曰你具什麼眼師便喝聖曰須是你始得大
覺聞乃云作麼生得風吹入大覺門來師後
到大覺請為院主一日覺喚曰我聞你道向
南方行腳一遭拄丈頭不曾撥著一箇會佛
法底你具什麼眼師便喝覺拈棒師擬議覺
便打師又喝覺又打次日師從法堂過覺召
院主我直下不疑你昨日兩喝你試說看師
曰我於三聖師兄處得箇賓主句總被師兄
折倒了也與某甲箇安樂法門覺曰若瞎漢

來者裏納敗缺卸下衲衣痛打一頓師於言
下薦得臨濟先師在黃檗處喫棒底道理後
開堂拈香云此一炷香若為三聖三聖為我
太孤苦為大覺大覺為我太賒不如供養我
臨濟先師雲居住三峯時師問曰權借一問
以為影草時如何居無對師曰想和尚答者
話不得不如禮拜了退後二十年居云如今
思量當時不消道箇何必後遣化主到師處
師曰和尚住三峯時老僧問伊話答不得如

今道得也未主舉前話師曰興化則不然爭
如道箇不必僧問師曰四方八面來時如何
師曰打中間底僧作禮師曰興化今日赴箇
村齋中路遇一陣卒風暴雨却去古厝裏避
得過示衆曰我聞長廊下也喝後架也喝諸
子莫盲喝亂喝直饒你喝待興化上三十三
天却撲下來一點氣也無待興化蘇息起來
欸欸地向你道未在何故我未曾向紫羅帳
裏撒真珠與你諸人在虛空裏胡喝作什麼

師謂克賓維那曰汝不久當爲唱導之師賓
曰不入者保社師曰會了不入不會不入賓
曰總不恁麼師便打乃白衆云克賓維那法
戰不勝罰錢五貫設饋飯一堂仍不得喫飯
即趕出院師見同參來纔上法堂師便喝僧
亦喝行三两步師又喝僧亦喝師近前拈棒
僧又喝師云你看着瞎漢猶作主在僧擬議
師便打直打下法堂時有僧問者僧有甚觸
忤和尚師云是伊適來也有權也有實也有

照也有用及乎將手向伊面前橫兩橫便去
不得似者般漢不打更待何時僧問寶劍知
師藏已久今日當場略借看師曰不借曰爲
什麼不借師曰不是張華眼徒窺射斗光曰
用者如何師曰橫身當宇宙誰是出頭人同
光帝問師朕收中原獲一寶未有人酬價師
云借陛下寶看帝以手引幞頭脚示之師云
君王之寶誰敢酬價帝大悅賜衣號不受乃
賜馬師驟馬急驚墜地傷足憑拐子行問僧

曰還識老僧否曰爭得不識和尚師曰跌腳
法師說得行不得

贊曰 臨濟的兒 三聖首座

熱喝似雷奔

兼膽如天大

皮下無血 見大覺喫痛棒薦得先師

板齒生毛 到雲居借一問以爲影草

赴村齋遇暴風卒雨古廟裏誰云躡得渾身

向南方探虎穴魔宮拄杖頭未曾撥著一箇

揚聲止蜀 紫羅帳裡撒明月珠
有眼無筋 幘頭脚邊辨君王寶
勤同行將手橫面門兩上 死伎已窮
打克賓出院罰饋飯一堂 欺人不少
借寶劍當場看 光射斗窺遇生盲
將死雀就地彈 語藏鋒功難補過
對龍顏乘御馬雖得一塲榮蹶雙腳窮祖道
盡力行之不到

南院顯聖師

師詞興化河北人法諱慧顯俗名寶應師上
堂曰諸方只具啐啄同時眼不具啐啄同時
用僧便問如何是啐啄同時用師曰作家不
啐啄啐啄同時失曰此未是學人問處曰汝
問處作麼生曰失師便打僧不肯示衆云赤
肉團上壁立千仞時有僧出問赤肉團上壁
立千仞豈不是和尚語師云是僧便掀倒禪
床師云你看者瞎漢亂做僧擬議師便打趁
出院僧問二王相見時如何曰十字街頭吹

尺八又問從上諸聖向甚處去曰不上天堂
則入地獄曰和尚又作麼生曰還知寶應落
處麼僧擬議師打一拂師問僧近離甚處曰
襄州曰是什麼物恁麼來曰和尚試道看曰
適來禮拜底曰錯曰禮拜底錯箇什麼曰再
犯不容曰三十年弄馬騎今被驢撲瞎漢參
堂去僧問人逢碧眼時如何曰鬼爭漆桶僧
問古殿重興時如何曰明堂瓦插簷僧曰恁
麼則莊嚴畢相去也曰斬草蛇頭落僧問警

喜警嗔時如何曰候湫倒嶽僧問如何是無
縫塔曰七花八裂曰如何是塔中人曰頭不
梳面不洗僧問祖意教意是同是別曰黃尚
書李僕射曰意旨如何曰牛頭向北馬頭南
師問僧近離甚處曰龍興曰發足莫離葉縣
也無僧便喝曰好好問汝又發惡作麼僧曰
喫作惡發得麼師却喝曰你既惡發我也惡
發近前來我也沒量罪過你也没量罪過瞎
漢參堂去

贊曰 一語定綱宗 作家不啐喙

興化的子 冰蘖胸懷

臨濟親孫 麟龍頭角

赤肉團上壁立千仞 掀禪床棒打瞎驢

十字街頭相見二王 吹尺八聲亂雅樂

諸聖甚處去 謾云入地獄不上大堂

何物恁麼來 灼然弄馬騎今被驢撲

一機一境 換斗移星

瞥喜瞥嘆 頷湫倒嶽

頭不梳面不洗 塔中人描畫未全真

馬向北牛向南 祖教意搏量俱是錯

從游老作 與廓侍者一再同參

弄出小家 隨龍興僧迤相發惡

殫千聖眼擬覓蹤由白日青天風雷雨電

風穴沿禪師

師諱延沼餘杭劉氏子初遊講肆習止觀弃

去謁鏡清清問近離甚處曰自離東來曰還

過小江也無曰大舸獨飄空小江無可濟曰

鏡水秦山鳥飛不度且莫道聽途說曰滄溟
尚怯艤輪勢列漢飛帆渡五湖清豎拂子云
爭奈者箇何曰者箇是什麼曰果然不識曰
出沒卷舒與師同用曰杓卜聽虛聲熟睡饒
嗜語曰澤廣藏山理能伏豹曰赦罪放愆速
須出去曰出去即得便去北遊襄沔依止華
嚴嚴問曰我有牧牛歌輒請閣梨和師曰羯
鼓掉鞭牛豹跳遠村梅樹莆慮都後見南院
院問師南方一棒作麼商量曰作奇特商量

却問此間一棒作麼商量院橫按拄杖云棒
下無生忍臨機不見師師於言下大悟出世
風穴嗣南院僧問吾曲無音韻如何和得齋
曰木鷄啼子夜芻狗吠天明僧問如何是和
尚家風曰鶴有九臯難翥翼馬無千里謾追
風示衆云若是上流各有證據者略赴箇程
限未證據者各自英雄當處出生隨處滅盡
如爆龜紋爆即成兆不爆成鈍欲爆不爆直
下便捏郢州牧請就衙陞座云祖師心印狀

似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印破只如不去
不住印即是不印即是時有盧陂長老出問
某甲有鐵牛之機請師不搭印曰慣釣鯨鯢
澧巨浸却嗟蛙步驪泥沙陂佇思師喝曰長
老何不進語陂擬議師打一拂云還記得話
頭麼試舉看陂擬開口師又打一拂牧主曰
佛法與王法一般師曰見什麼主曰當斷不
斷返招其亂師便下座僧問如何是佛曰如
何不是佛曰未曉玄言請師直指曰家住海

門東扶桑最先照僧問有無俱無去時如何
曰三月懶遊花下路一家愁閉雨中門僧問
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曰嘗憶江南三月
裏鷓鴣啼處百花香

贊曰 刈金刀 真跳竈

習天台止觀 初涑蹄泮

究少室單傳 直趨闍奧

棒下無生忍 中南院毒苦入心

杓卜聽虛聲 抗鏡清理能伏豹

芻犬吠明木雞啼夜 調古曲音韻不成
老鶴翥翼病馬追風 話家風狼籍不少
管窺生滅處 爆龜紋鈍兆未分明
蠡測祖師心 鐵牛機去住難印破
近海扶桑最先照 直指事要且瞞肝
遠村梅樹背廬都 牧牛歌難爲賡和
有無俱坐斷 一家愁閉雨中門
語默涉離微 三月亂啼花下鳥
玄中玄妙中妙瀟洒浙僧更無兩箇

首山念禪師

師嗣風穴諱省念萊州狄氏子師與真園頭
同上問訊穴穴問真曰作麼生是世尊不說
說真曰鶻鳩樹上啼穴曰汝作許多癡福作
麼何不體究言句却問師師曰動容揚古路
不墮悄然機穴謂真曰汝何不看念法華下
語一日白兆楚至汝州宣化穴令師往傳語
纔相見提起坐具便問展即是不展即是兆
曰自家看取師便喝兆曰我曾親見知識來

未嘗輒敢恁麼造次日草賊大敗北曰來日
若見風穴和尚待一一舉似曰一任一任不
得忘却師回先舉似穴穴曰今日又被你收
下一負草賊曰好手不彰名非次日纔相見
便舉前話穴曰非但昨日今日和賊捉敗因
此名著師示衆云佛法付囑國王大臣有力
擅那令燈燈相續不斷大衆且道續箇什麼
良久云須是迦葉師兄始得持有僧出問靈
山一會何異今日曰墮坑落壑曰爲什麼如

此曰瞎問如何是和尚家風曰一言截斷千
江口萬仞峯前始得玄曰如何是佛法大意
曰楚王城畔汝水東流上堂曰若論此事實
不掛一元字腳便下座僧問如何是梵音相
曰驢鳴犬吠曰如何是佛曰新婦騎驢阿家
牽曰未審此語甚句中收曰三玄收不得四
句豈能該曰此意如何曰天長地久日月齊
明上堂曰第一句下薦得堪與佛祖爲師第
二句薦得堪與人天爲師第三句下薦得自

救不了僧問如何是徑截一路曰或在山間
或在樹下問從上諸聖向甚處行履曰牽犁
拽杷問如何是道曰爐中有火無心撥處處
縱橫任意遊如何是道中人曰坐着煙霞秀
不與白雲齊

贊曰 戲海蒼龍 空群良馬

喫鳥啄藥 和骨換來

將止啼金 盡情拋舍

動容揚古路 被風穴掘窖深埋

好手不彰名 將白兆和賊捉敗

潑家風郎當不少 千江口萬峯前

徑截路迂回轉多 或山間或樹下

和盲勃宰瞎 推靈山一會落漉墮坑

惡毒未忘懷 驅從上諸聖牽犁拽杷

驢鳴犬吠梵音相 誰敢願聞

地久天長真佛身 保未徹在

雖將三句驗天下衲僧我且問你新婦騎驢

阿家牽是何語話

汾陽昭禪師

師諱善昭太原人俗姓俞初謁首山遇上堂
出問馬祖陞堂自丈卷席意旨如何山曰龍
袖拂開全躄現曰師意如何山曰象王行處
絕狐蹤師於言下大悟示衆凡一句語須具
三玄門每一玄門須具三要路有照有用或
先照後用或先用後照或照用同時或照用
不同時或先照後用且要共你商量或先用
後照也須是箇人如得或照用同時你又作

麼生當抵或照用不同時你又作麼生湊泊
示衆云汾陽有三訣衲僧難辨別更擬問如
何拄杖驀頭楔僧問如何是接初機句曰汝
是行腳僧如何是辨衲僧句曰西方日出卯
如何是正令行句曰千里持來呈舊面如何
是定乾坤句曰北俱盧洲長粳米食者無喜
亦無嗔僧問如何是賓中賓曰合掌庵前問
世尊如何是賓中主曰對面無儔侶如何是
主中賓曰陳雲橫海上拔劔攪龍門如何是

主中主曰三頭六臂擎天地忿怒那吒撲帝
鐘僧問如何是學人著力處曰嘉州打大像
如何是學人轉身處曰陝府灌鐵牛如何是
學人親切處曰西河弄師子北地苦寒師罷
夜參有異比丘振錫而至謂師曰會中有大
士六人奈何不說法言訖陞空而去師記以
偈曰胡僧金錫光請法到汾陽六人成大器
勸請爲敷揚

贊曰 孤高絕世 靜退離倫

寶鼎芝房清廟之瑞

瑶林瓊樹滄海之珍

大象經行絕狐蹤 頰明言外旨

吹毛拈出攪龍門 誰識主中賓

發箭鋒機 三玄門擊開有照有用

立乾坤句 長粳米喫著無喜無嗔

西河弄師子大欠爪牙 道親切不親切

陝府灌鐵牛用盡氣力 要轉身難轉身

賊機關謂千聖不知 辨衲僧有三訣

鬼腳跡被胡僧覷破 成大器只六人

與葉縣過從 同坑無異土

逐慈明怒罵 餓飯祭閑神

電捲風旋參七十二負善知識到拖泥帶水

處最苦是十智同真

葉縣省禪師

師嗣首山諱歸省冀州賈氏子師到首山山
舉竹筴問曰喚作竹筴則觸不喚作竹筴則
背喚作什麼師掣竹筴拗作兩截擲地曰是

什麼山曰瞎師便作禮僧問法海一涸蒙師
指向上宗乘事若何曰高祖殿前樊噲怒須
知萬里絕煙塵僧問維摩丈室不以日月為
明日眉分八字曰未審意旨如何曰雙耳垂
肩僧問如何是清淨法身曰厠坑箒子問如
何是毗盧主曰僧排夏臘俗列耆年問如何
是深深處曰猫有軟血之功虎有起屍之德
曰莫便是也無曰碓搗東南磨推西北示眾
云宗師血脈或凡或聖龍樹馬鳴天堂地獄

鑊湯爐炭牛頭獄卒森羅萬象日月星辰他
方此界有情無情以手畫一畫云俱入此宗
此宗門中亦能殺人亦能活人殺人須是殺
人刀活人須是活人句作麼生是殺人刀活
人句道得底出來對衆道看若道不得即孤
負平生師面目嚴冷衆所敬畏大衣懷淨山
遠二人至欲求住正值雪寒師將水灌且過
其餘皆怒去唯二人整衣復坐至晚師到呵
曰你更不去我打你遠近前曰某數千里特

來參和尚禪豈以一杓水潑便去若打殺也
不去師笑曰你兩箇要參禪却去掛搭續請
遠禿典座事見武庫茲不具載

贊曰 項鐵重千斤 倔強無人敵

分首山活業自支撐

將臨濟家私盡狼籍

清淨身 廁籌子倒用橫拈

觸背機 潑竹篔胡拋亂擲

高祖殿前樊噲怒 把宗風凌辱太多

維摩丈室日月明 當意旨人信不及
毗盧師法身主彊分踈 僧排夏臘俗列耆年
起屍德軟血功錯註解 碓搗東南磨推西北
黃蘗肚腸霜冷面 潑天衣凍使成冰
煉銅肝膽鐵爲心 逼浮山走得上壁
沒巴鼻弄出惡情惊 活入句殺人刀睛空裏
轟菌霹靂

浮山圓鑒禪師

師諱法遠號圓鑒嗣葉縣鄭州人王氏子上

堂云諸佛出世建立化門不離三身智眼亦
如摩醯首羅三目圓伊三點何故一隻眼水
泄不通緇素難辨一隻眼大地全該十方通
暢一隻眼高低一顧萬類齊瞻雖然如是若
是本色衲僧驀路相逢別具正眼始得所以
道三世諸佛不知有狸奴白牯却知有且道
知有箇什麼良久深秋簾幕千家雨落日樓
臺一笛風五祖演和尚遊方參師師曰子來
晚吾老矣可依白雲吾雖未識見渠頌臨濟

三頓棒話甚諦當演遂往見雲得旨師接青
華嚴以所授大陽衣履付之令續洞上宗偈
曰須彌立太虛日月附而轉群峯漸倚他白
雲方改變少林風起叢曹溪洞簾捲金鳳宿
龍巢宸苔豈車輶初歐陽文忠公聞師奇逸
見師未有以異之因與客碁師坐旁分收碁
請師因碁說法師即令擿鼓上堂曰若論此
事如兩家著碁相似何謂也敵手知音當機
不讓若是綴五饒三又通一路始得有一般

底只解閉門作活不會奪角衝關硬節與虎
口齊彰局破後徒勞遑軒所以道肥邊易得
瘦肚難求思行即往往失粘心塵乃時時頭
撞休誇國手謾說神仙贏局輸籌即不問且
道黑白未分時一著落在甚處良久云從前
十九路迷悟幾多人公加嘆久之師退休於
會聖巖敘佛祖奧義作九帶曰若據圓極法
門本具十數今此九帶已爲諸人說了更有
一帶還見麼若也見得分明却請出來說看

說得分明許汝通前九帶圓明透眼若見不
親切說不相應惟依吾語而爲已解則名謗
法諸人到此如何衆無語師叱去之師少時
與達觀穎薛大頭七八人入蜀見香林遠和
尚於水晶宮探雲門宗旨幾遭橫逆以智得
脫衆以師曉吏事故蹄遠錄公師晚年得資
侍者甚喜之凡接人皆委資矣

贊曰 活衲僧 只一箇

口餓時將佛祖吞 脚到處把叢林攪

鳴螿龍匣吹毛劍 威行萬國之中

出老蚌胎明月珠 光透八紘之表

指老東山奪白雲正傳之印已不欲施於人
逼青華嚴受明安密付之衣殃及你過在我

神仙一局碁密排盤裏 機路上衝關

摩醯三隻眼豎亞頂門 髑髏前失照

探雲門宗旨 破草鞋踏斷蜀山雲

苦葉縣家風 竊鑰匙擅開香積鎖

深秋簾幙千家雨 三世諸佛許揶揄

落日樓臺一笛風 白牯狸奴甚分曉

橫拖九帶 葛藤窠裏出頭來

休罷萬機 會聖巖中高枕卧

少時落賴贏得錄公名 年老成魔引資侍者
全身入草

慈明圓禪師

師諱楚圓 嗣汾陽全州李氏子 少爲書生 母
賢 令出家 與谷泉瑯琊等見汾陽 悟旨 後同
大愚 數輩 辟陽相讓 不肯爲 參頭 陽示偈曰

天無頭 吉州城畔展戈矛 將軍疋馬林下過
負州城裏鬧啾啾 師曰 某甲何人 敢當此記
翦遂爲首 辭去 後住福嚴 黃龍見師 以氣自
負 師痛叱之 舉趙州 勘婆話 問龍 龍無對 至
數日 方省 呈頌曰 傑出叢林是趙州 老婆勘
破沒來由 而今四海清如鏡 行人莫以路爲
讎 仍於掌中書有字 師見 謂曰 好則好矣 中
有一字 不是 龍遂開掌 示之 師印可 揚岐參
次 問幽鳥語 喃喃辭雲入亂峯 如何 師曰

我行荒草裏汝又入深村岐曰言不容針更
借一問師便喝岐曰好喝師又喝岐亦喝師
連喝兩喝師見泉大道來問曰片雲橫谷口
遊人何處來泉顧視云夜來何處火燒出古
人墳師云未更道泉作虎聲師打一坐具
泉便推師就坐師作虎聲泉曰我見七十餘
負善知識今日方遇作家時真點胸爲善侍
者折難自金鑿選師呵曰解夏未一月乃已
至此破壞叢林有何忙事真曰大事未透脫

耳師曰汝以何爲佛法要切真曰無雲生嶺
上有月落波心師詔曰面皺齒豁猶作此見
解真曰願爲決之師曰汝問我真理前話師
曰無雲生嶺上有月落波心真遂契悟師因
同人至上堂曰颯颯涼風景同人訪寂寥黃
茶山上水燒鼎洞中樵珍重楊李二公與師
爲法友問荅見師本傳

贊曰 未出母胎時 已具超方志

厭儒冠弃東魯書 入祖室西來意

隨綠放曠 千尋浪戲容吞舟之魚

大智洞明 九曲珠穿賴引絲之蟻

竄身軍伍 見汾陽於塞草叢中

勘證老婆 烹黃龍於南金爐裏

骨董箱荷斯文重寄 一縷繫千鈞

將軍馬展城畔戈矛 隻身嬰萬騎

深村荒草 與楊岐同轍不同途

野火古墳 聽谷泉自倒還自起

鷹搏嶽頂 殺氣蒸雲

虎踞霜華 腥風捲地

掃癡兒狂見解 有波心月無嶺頭雲

謝同人訪寂寥 燒洞中樵煮山上水

祖庭秋晚尋思要公侯捍城且擒下楊翰林

李都尉

楊岐會禪師

師諱方會生冷氏袁州宜春人也慈明生南

原時師往參依及遷石霜師俱自請作監寺

明飯罷必山行師闕其出未遠即搥鼓集眾

明遷還曰作什麼師曰晚參明遂示衆叢林
因號晚參後出世纔陞座僧便出師曰漁翁
未擲釣躍鱗衝浪來僧便喝師云不信道僧
撫掌歸衆師云消得龍王多少風僧問如何
是佛師云三腳驢子弄蹄行曰莫只者便是
麼師云潮南長老示衆罷下座九峯勤把住
曰且喜得箇同參師曰同參底事作麼生曰
楊岐牽犁九峯拽杷曰正與麼時楊岐在前
九峯在前勤擬議師拓開曰將謂同參元來

不是自是名聞諸方上堂曰楊岐乍住屋壁
踈蒲床盡布雪真珠縮却項暗嗟吁良久云
翻憶古人樹下居慶舟峯贊師曰會如玉人
治璠璣砭砭棄耳故光明盛大克世其家者
蓋碧落碑無質本

贊曰 神機穎悟 逸氣軒渠

問道引亂峯喃喃幽鳥

垂釣釣衝浪鱖鱖游魚

逼慈明晚參 褰裳搥鼓

與九峯合併 拽杷扶犁

跨三腳驢 驟步踏象龍之頂

住單丁院 滿床撒冰雪之珠

栗棘蓬要白雲端吞吐

折腳鎗付保寧勇提持

介削鏗鏘 擬匠石之去墁堊

鉗鎚妙密 如玉人之治璠璣

故少室單傳全歸掌握視後人不揣竊衣沽
譽得不愧於師乎

黃龍南禪師

師諱慧南嗣慈明信州章氏子懷玉山受度
初受泐潭印證領徒遊方以氣自負偶會雲
峯悅同游西山夜話間因問泐潭所授之旨
師言其要悅曰泐潭所授如藥汞銀徒可玩
入煨即流矣公欲決明此事須見慈明始得
師怒以枕投之悅不與語師默計之曰悅師
翠巖令我見明縱有所得於悅何有黎明遂
行至中路聞慈明不事事遂不住寓止福嚴

賢命師掌書記俄賢卒郡守以明繼之師曰
悅令我見渠今坐此以待明至望見心容俱
肅及晚參痛叱諸方邪解師乃曰大丈夫爲
此事求決擇豈可置疑胸中懷香求指示明
曰書記領徒行脚有事可坐而商確令侍者
進榻師固辭明日書記學雲門禪必善其旨
如曰放洞山三頰棒合喫不合喫師曰合喫
明色莊而言聞棒聲便言合喫從且至暮聞
鴉鳴鵲噪鐘魚鼓板之聲亦應喫棒喫棒何

時當已哉師面熱汗下後乃悟旨師住黃龍
以佛手驢腳生緣勘驗學者號黃龍三關角
虎慈明也人贊曰石霜角虎眼光搖百步之
威書云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之則人
莫不按劍而視之

贊曰 懷玉山受經 故紙堆鑽出

塞天地壯膽氣冲冲

蒲江湖匾頭名藉藉

擲枕子打雲峯悅 恠汞銀入煨即流

指胸次扣慈明圓 愧痛棒聞聲合喫
與會監寺栗棘蓬 十載同參
搭澄散聖冬瓜印 半生受屈
坐通衢而鬻物 遺簪墮珥探之意消
立三關以驗人 佛手驢腳近之魂失
奪角虎眼 光搖百步之威
奮黃龍鼻 衝起九淵之蟄
夫是之謂臨濟克世其家照古照今兮明月
之珠夜光之璧

寶覺心禪師

師諱祖心嗣黃龍南雄人姓鄔氏幼習儒業
年十九亡母禱之復明出家獻詩得度初
謁雪峯留三年次依黃龍四年無入處一日
傾湯沃手有省而機未發後止石霜讀傳燈
至僧問多福如何是多福一叢竹福曰一莖
兩莖斜僧曰不會福曰三莖四莖曲類見二
師垂手處後龍入滅師繼生持室中多舉拳
曰喚作拳頭則觸不喚作拳頭則背眾少有

契者張無盡見師有頌曰久嚮黃龍山裏龍
到來只見住山翁須知背觸拳頭外別有靈
犀一點通當時諸方莫不歎服大慧云山僧
後來見得惜乎無盡已死彼云須知背觸拳
頭外別有靈犀一點通若將此頌要見晦堂
不亦遠乎靈源贊云三關逆摧超玄機於鷲
嶺一拳垂示露赤眸於龍峯聞時富貴見後
貧窮年老浩歌歸去樂從教人喚住山翁魯
直聞而笑曰無盡言靈犀一點此藜苴爲虛

空安耳穴靈源作贊分雪之是寫一字不著
畫山谷參師次問曰夫子道以我爲隱乎吾
無隱乎爾如何谷屢說皆不許一日偶同閑
行天香蒲院師問谷曰還聞桂花香乎谷曰
聞師曰吾無隱乎爾谷遂有省死心參次師
舉拳頭話令參經二年方得旨然尚談辯無
所抵牾師患之與語至銳處師還曰住住說
食豈能飽人乎心窘乃曰某甲到此弓折箭
盡望和尚慈悲指箇安樂處師曰一塵飛而

翳天一芥墮而覆地安樂處政忌上座許多
骨董直須死却無量劫來偷心乃可心趨出
默坐下板會知事打行者聞杖聲忽大悟趨
見師忘納一篋即自謂曰天下人皆是學得
底某是悟得底師笑曰選佛得甲科何可當
也草堂參次師舉風幡話問堂迥無入處時
有猫在旁師因指曰子見彼欲捕鼠乎雙目
瞪視而不瞬四足踞地而不動諸根順向首
尾一直舉無不中子能如是心無異緣六根

自靜默然而究萬不失一堂於言下大悟靈
源參師因闕玄沙語倦而經行步促遺履俯
取之大悟以告師師曰從緣入者求無退失
山谷曰黃龍子孫若揭日月又曰衆角雖多
一麟足矣

贊曰 本色生山翁 一拳分背觸

通方眼歡瞻又重明

瓦棟書弃捐無再續

窮斷臂安心密傳之旨 赤手沃湯

透佛手驢腳嶮布之關 峻機啣鏃
活埋山谷了 巖前桂香散邇遐
親見多福來 庭際竹莖分斜曲
塵飛大翳難掃去 閑骨董切忌礙膺
猫捕鼠巧盡拙生 窮伎倆誰能捏目
從緣入無失 殺靈源鈍鐵勝吹毛
選佛得甲科 藥死心砒霜未是毒
缺冷照午夜碧潭之月 玉斧巧修成
斷清彈陽春白雪之絃 鸞膠親接續

黃龍子孫若揭日月難以數知衆角雖多得
此一麟儘足

白雲端禪師

師諱守端衡州葛氏子依茶陵郁山主剃度
初見楊岐岐問曰聞汝受業師過橋喫擲有
省作偈甚奇能記否師即誦曰我有神珠一
顆久被塵勞關鎖今朝塵盡光生照破山河
萬朵岐大笑起去師愕然終夕不寐詰旦復
咨之岐云子見昨日打夜狐麼曰見岐曰汝

一籌不及渠師大駭曰何謂岐曰他愛人笑
你怕人笑師有省後出世受岐衣傳于子孫
示衆曰如我按指海印發光拈拄杖云山河
大地水鳥樹林情與無情盡向拄杖頭上作
大師子吼演說摩訶大般若且道南嶽說箇
什麼法門南嶽說洞上五位修行君臣父子
各得其宜莫守寒岩異草青坐著白雲宗不
妙天台說臨濟三玄三要四料揀一喝分賓
主照用一時行要會箇中意日午打三更廬

山出來道你兩箇漢正在葛藤窠裏不見道
欲得不招無閒業莫謗如來正法輪此三箇
見解若上衲僧秤子秤一箇重八兩一箇重
半介一箇不直半文錢但願春風齊著力一
時吹入我門來卓拄丈下座示衆云若端的
得一回汗出便向一莖草上現瓊樓玉殿若
未端的得一回汗出縱有瓊樓玉殿却被一
莖草蓋却作麼生得汗出去自有一雙窮相
手未嘗容易舞三臺郭功甫見師問曰牛純

乎曰純矣師叱之甫拱而立師曰純乎純乎
南泉大滄無異此也仍贈偈曰牛來山中水
足草足牛出山去東觸西觸又上堂曰上大
入立乙巳化三千七十士爾小生八九子佳
作仁可知禮也甫有省師頌臨濟三頰捧曰
一拳拳倒黃鶴樓一踢踢翻鸚鵡洲有意氣
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淨山聞得大喜
指五祖見師祖到問南泉摩尼珠話師叱之
祖領悟師令祖作磨頭人是非祖師喚祖問

祖曰然師掌之令退祖曰倏結筭次日到方
丈某甲有與婦人買酒肉錢剩得三百貫送
還常住師大驚始信謗也保寧二上足處凝
處清參師疑爲侍者師有膈氣病凝常煨蘆
菹以備不時之需師作傳大士講經因緣偈
曰大士何曾解講經誌公方便且相成一揮
案上俱無取直得梁王努眼睛謂凝曰努底
是什麼此一句乃爲凝說老婆禪凝生天柱
清住太平有機辯五祖畏敬之清謂凝曰吾

第禪乃是爲老和尚煨芦菔換得底叢林傳
爲口實

贊曰 弱冠尋師 早年住院

得處沒癩痕 用時無汗染

勤除魔壘 袖中藏雪刃 光焰焰生

勘辨衲僧 水上捺胡芦 機轉轉

吞栗棘塞斷娘生口 懷揚岐毒恨卒難消

舉青氈還與舊主翁 知圓通客情不易遣

拋金鈎九江曲 可憐生認鱉爲鯨

開飯店白雲深 放募顧和麩難麩

葛藤窠裏 斥三箇漢說南嶽天台

毛孔汗中 指一莖草現瓊樓玉殿

跨瞎驢踏斷溪橋去 被村山主掩彩多年

叱白牛安眠露地休 喜窮官人打成一片

頌臨濟三頓棒 少過知音

投摩尼五色珠 多逢按劍

買酒肉餘剩錢物 信演闍梨遭謗無根

煨芦菔換得底禪 使疑侍者慚惶蒲面

最無端是受他人屈眴之衣致萬古叢林惡
風相扇

保寧勇禪師

師諱仁勇四明竺氏子少習天竺教更衣謁
雪竇竇熟視之呵曰央庠座主師氣不平發
憤下山望雪竇山大展三拜誓曰我此生行
脚參禪名不過如雪竇斷不歸鄉徑往見揚
岐悟旨出世保寧道播叢林果如師言師呈
雲蓋顯頌云拈將柳栗路縱橫大地清風颯

颯生北斗柄斜輕撥轉大唐人眼直須盲上
堂云一是一二是二三是三四是四數目甚
分明上下依資次依資次有何事以拄杖畫
一畫云大眾一時亂却六十甲子了也立春
上堂立春日打春牛一棒兩棒千頭萬頭雪
花深覆辨不得頂門有眼徒悠悠拍手云羅
囉哩惱亂春風卒未休上堂風鳴條雨破塊
曉來枕上鶯聲碎蝦蟇蚯蚓一時鳴妙德空
生都不會都不會三箇成群四箇作隊窈窕

窈窕飄飄飄飄向南北東西折得梨花李花
一佩兩佩牧童頌曰西風浩浩楚天秋索寞
無人野渡頭沙鳥晚來俱散盡嗚咿歸去倒
騎牛背陳遷秀才曰胡孫兒子最惺惺愛弄
千年鬼眼睛懊惱不知能要相有時來我頂
頭行

贊曰 家四明 住保寧

鬼眼睛逢人拈弄 窮伎倆到處旋呈
棒打春牛 深覆雪花難可辨

杖挑北斗 大唐人眼直須盲

曉枕上幽鳥吟殘 折梨花一佩兩佩

野渡頭沙禽散盡 聽嗚咿三聲四聲

指達磨老臊胡 著草鞋從他肚裏過

罵陳遷胡孫子 能要相來我頂顛行

杜撰巡官 花甲子指輪上一時亂了

央庠座主 天台教腳跟下十字縱橫

行闊步與雪竇高蹤並駕

奮空拳把楊岐破屋支撐

水銀無假阿魏無真無人過價打與會兄

真淨文禪師

師諱克文嗣黃龍關而鄭氏子師在瀉山夜
閒誦雲門語僧問佛法如水中月是否門云
清波無透路師有省以氣自負諸方目爲飽
參少有嬰其鋒者聞積翠道喧宇宙徑往見
之凡入室下語翠皆不許師怒發乃曰我自
有悟處渠不識我語遂行至翠巖見順和尚
順問甚處來曰積翠順曰甚處人曰關西順

曰汝師是誰曰北塔順聞乃哭師問其故順
曰昔訥師叔久參渠不會渠說話及某參得
禪欲見渠渠已死乃問還識新黃蘗否曰識
順曰如何曰甚好順曰渠下得一轉語便生
黃蘗佛法未夢見在師於言下頓見積翠用
處因悔欲再見不能得遂白順順曰何妨我
當作書與積翠令子歸師遂回積翠翠見便
問甚處來師曰翠巖翠曰賴遇老僧不在師
曰其處去翠曰天台普請南嶽遊山師曰某

甲得恁麼自在翠曰腳下鞋甚處得來師曰
廬山七百五十文唱得翠曰何曾得自在師
曰何曾不自在翠駭之堯率悅在道吾首衆
一日領數衲子謁雲蓋智智與語未及數句
盡知所蘊智乃笑悅求入室智問曾見洞山
文和尚否曰關西子沒頭腦拖一條布裙作
屎臭氣有甚長處智曰首座但向屎臭氣處
參取悅從教往洞山依止未久深領要旨佛
眼辭五祖至歸宗參師後祖謂圓悟曰真淨

波瀾闊弄大旗手段遠到彼未必相契未數
日有書祇悟曰此到歸宗偶然漏網聞雲居
清首座作晦堂真贊有曰聞時富貴見後貧
窮頗疑著他及相見果契合踰年復還祖山
衆請秉拂却說心說性祖曰遠兄如此說禪
也莫管他無盡見堯率舉清素侍者末後句
事逮罷相過歸宗夜話及此師輒怒曰是何
嘔血禿了脫空謾語豈可信受遂不終語無
盡居荆溪覺範往見之盡與語曰惜乎真淨

不知此也。範曰：相公只知清素，末後句及真淨真藥現前而不能覺，盡驚曰：果有此耶？曰：疑則別參，盡於言下。頰見師用處，遂炷香望歸宗，悔謝東山。一日得師提唱讀之，甚喜。謂圓悟曰：慚愧末法中有此真善知識。師遊方時，與二僧偕行至谷隱，薛大頭處問三人同行必有一智，如何？是一智二僧無語。師立下肩，應聲便喝。薛舉拳作相撲勢，師云：不勞再勤。薛曳杖趁出。薛見石門慈照。

贊曰：生綠關表，穎脫儒冠。

走諸方氣常自負，窮直指心未能安。

吞雲夢八九於胸中，曾無芥蒂。

漲蜀江八千於舌上，儘有波瀾。

問雙鞋子甚處得來，積翠南激揚機路活。

拖条布裙作屎臭氣，兜率悅嗅著髓髓乾。

一生弄大旗，策元勳於龍虵陣上。

三關挫驢腳，馳十影於驥馬群間。

末後句教無盡疑，則別參。點行真藥。

一轉語住黃蘗未曾夢見 打破疑團

老東山背後贊揚 逢人頻合掌

薛大頭面前遭喝 無地著慚顏

鵝毛本毒 虎體元斑

妙處欲言言不及月移花影上欄干

五祖演禪師

師諱法演嗣白雲縣州鄧氏子初在成都聽講時舉西天外道立義問佛弟子云菩薩成道時神與智冥理與境會不分能證所證畢

竟以何爲證弟子義隨乃不鳴鐘鼓從後門出入返搭袈裟三藏至再集外道釋云如人飲水冷暖自知道乃伏徵諸法師云冷暖固可知未審自知之理如何衆皆杜口中有云汝欲明此須見南方明佛心宗者師遂南來至興元經時逗留受業師聞得乃附書曰汝出醬甕復入齏瓮師遂發行至淨山理此義問山曰如來有密語迦葉不覆藏師乃釋疑山因指見白雲師到因問摩尼珠話大悟作

投機頌曰山前一片閑田地又手叮嚀問祖
翁幾度賣來還自買爲憐松竹引清風雲印
可之示衆云大凡參學如俊鷓打鷓兒纔泊
地便飛去若有蹲坐即不堪小參有云某十
有餘年海上參尋見數人尊宿自謂了當及
到浮山圓鑒會下直是開口不得後到白雲
門下咬破一箇鐵酸醜直得百味具足且道
驢子一句作麼生道乃云花發雞冠媚早秋
誰人能染紫絲頭有時風動頻相倚似向堦

前闌不休聞角偈曰幽幽寒角發孤城十里
山頭漸杳冥一種是聲無限意有堪聽有不
堪聽圓悟爲侍者偶陳提刑問道師云提刑
曾讀小艷詩否頻呼小玉元無事只要檀郎
認得聲刑不契悟聞得有省師握手巡察云
我侍者參得禪了也舉瓦鼓歌接無爲恭至
翰玄武處泰有省

贊曰 般若鋒 智慧炬

生緣左縣蒲許村 聽講成都大慈寺

問自知之理 塞斷義虎咽喉
究直指之心 輓入瞎驢行伍
如醬蟲入螯瓮 到熟處果難
似俊鶻打鷄兒 纔泊地便飛去
到白雲撼碎南泉摩尼珠
見圓鑿會得如來有密語
愛山前田地 松竹引清風
打格外鄉談 陽平撒白雨
鳥檻角聲傳梅引 暗損愁腸

雞冠花紫染絲頭 錯爲驢子

乞兒得席 巡寮誇侍者會禪

皓玉無瑕 磨院同婦人歌舞

鐵酸醜白味完全 一任活衲僧吞吐

到頭誰解知甜苦

圓悟勤禪師

師諱克勤嗣東山彭州駱氏子初聽講成都
范蜀公作詩勸令行脚有云成都本是繁華
國打生只因花酒惑遂出蜀依參東山無入

處與佛鑑辭去山曰汝到浙中被熱病打方
憶我在師至金山大病鑑在定慧亦病作書
相約病愈復歸東山前後悟旨師一日同歎
遠侍東山夜坐欲歸月黑山令各下一轉語
歎曰彩鳳舞丹霄遠曰鐵蛇橫古路師曰看
腳下山曰滅吾宗者克勤耳師後歸住昭覺
聞南堂還俗師憶之聞人言在城中賣香師
令童子到彼買香待他將度香便問如何是
祖師西來意看他有何言句即記歸童依教

到彼便問堂舉香云者一包香只賣五文童
回舉似師師云者漢只在遂親勸再爲僧師
舉住大隋繼住昭覺大慧參次師一日上堂
舉雲門諸佛出身處東山水上行話拈云我
即不然忽有人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即向
他道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慧有省後作
首座秉拂次日一村僧上問昨夜首座提唱
如何師以指夾鼻下來鼓衆大笑慧即上方
丈辭去師云首座昨夜三世諸佛被汝罵六

代祖師被汝罵我只輕夾鼻你便去不得慧
不覺汗下師在夾山拈雪竇語號碧巖集三
國誌曰生子當如孫仲謀景升諸郎豚犬耳
金鴨者師乃於小玉聲發明頌石蟬乃師示
寂之時葬于錦江

贊曰 食牛氣宇 翹鶴精神

范蜀公勸離濯錦繁華國

老東山詛作江南熟病人

小玉聲中 認驢鞍橋做阿爺下頷

薰風向裏 捉鼠黏兒當自己家親

教童子買香 挽靜南堂珠還合浦

舉青林搬土 放遠佛眼劍躍龍津

提唱碧巖 拖泥帶水

作興昭覺 憂玉鏗金

看腳下 已受滅宗之記

夾鼻頭 寧無舐犢之心

金鴨香消 醉扶歸笙歌叢裏

石蟬花發 笑經行錦繡江濱

天祐斯文生孫仲謀於臨濟十一世縱景升
諸郎龍馳虎驟難尾於芳塵

南堂靜禪師

師諱元靜嗣五祖閬州人姓趙氏師在祖塔
祖舉即心即佛睦州擔板南泉斬貓趙州狗
子話編辟之所對了無滯礙又舉子胡狗話
答稍遲山還轉面曰不是師曰不是却如何
山曰此不是和前面都不是師曰望和尚慈
悲指示山曰看他道子胡一隻狗上取人頭

下取人腳入門者好看纔見僧入便云看狗
汝向子胡道看狗處下得一轉語教子胡結
舌老僧鉗口便是了當處師嘗喫雞衆惡之
山知一日入室師藏鷄於袖中山舉話詰之
師袖出雞作啼聲山乃笑師住大隋舊有龍
居方丈寢室累代不敢近師至欲臥主首白
師不顧竟去臥見龍臥床上師以手推曰老
畜生留老僧半榻就臥及醒龍不見從此不
來笑葉縣有一法嗣生漢州方水作偈示衆

曰方水潭中驚鼻蛇擬心相向便掄擲誰人
拔得蛇頭出二百年無人下語師舉三句了
著語云方水潭中驚鼻蛇僧問如何是奪人
不奪境曰活捉魔王鼻孔穿如何是人境俱
不奪曰白日騎牛穿市過愚丘靜參次師舉
香巖枯木龍吟話往返徵詰靜悟師曰莫守
寒巖異草青坐却白雲宗不妙靜曰直須揮
劍若不揮劍漁父栖巢師矍然曰者小厮兒
珍重便行回石頭世爲石匠不識字慕出家

求人口授法華默誦之投師供洒掃一日令
取石回手執鎚擊石而誦經不輟師謂曰今
日磴磔明日磴磔生死到來作麼折合回愕
然釋其器禮拜求究竟法因隨至方丈令罷
誦經看趙州勘婆話回久之鑿石石堅盡力
一鎚瞥見火光有悟呈頌曰用盡工夫渾無
巴鼻火光迸散元在者裏師曰子徹矣復呈
頌曰三軍不動旗閃爍老婆正是魔王腳趙
州無柄鐵掃帚掃盡煙塵風颯颯師頷之遂

爲僧後出世嗣師縉雲先坐作石頭語錄序
有云五祖晚得南堂糙暴生獐凌跨勤遠天
適地窄投老大隋回石頭以運鎚攻石之手
仰擊堅高出力既麤一鎚便透晚坐釣魚山
中乖崖峭壁十倍其師狼毒砒霜不容下口
師超放不群故東山創南堂以居之因此得
名

贊曰 出格野盤僧 天生沒意智
活捉魔王鼻孔穿 故將百丈叢林廢

反目脫母 陰風如猛虎出林
村氣逼人 白日騎黃牛入市

方水虵拔頭不出 用盡力無計可施
子胡狗出語較遲 和前面一齊不是

梅檀雜牛糞 者包香只賣五文
峭壁與乖崖 看厮兒略呈小伎

黃鷄噓 滿口腥臊
伴龍眠 通身泥水

一鈞冷掛松梢月 鴨樺林峯幾許襟懷

數陣香飄花信風
宴牡丹屏甚生標致
橫揮寶劍靜愚丘
電影翻空
颺下鐵鎚
回石頭金聲擲地
聖凡情盡佛眼覓無蹤
恠不得蒲許鄧師翁
別起一寮安置

佛鑒懃禪師

師諱慧懃嗣五祖舒州汪氏子初參五祖每
以唯此一事實餘二即非真味之有省以祖
不印可辭去後再歸值祖上堂一僧出問僧

問趙州如何是和尚家風州曰老僧耳聾何
不高聲問僧再問州曰你問我家風我却識
你家風了也師乃大悟即上方丈求印可祖
曰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師禮拜祖令掌
翰墨師與圓悟語次舉仰山鎮海明珠因緣
至無理可伸處悟微曰旣云收得泊索此珠
又道無言可對無理可伸師不能答次日忽
省謂悟曰東寺只素一顆仰山傾出一栲栳
悟深肯之初生太平次住鍾山上堂至道無

難嗒嫌揀擇桃花紅李花白誰道融融只一
色燕子語黃鸝鳴誰道關關只一聲不透祖
師關挨子錯認山河作眼睛僧問聞和尚親
見五祖是否師云鐵牛齧碎黃金草祖忌上
堂去年今日時紅燼片雪飛今日去年時曹
娥讀夜碑末後一句子佛眼莫能窺白蓮峯
頂上紅日遠須彌烏啄珊瑚樹鯨吞麗水犀
太平基業在千古龔楊岐頌達磨見梁王因
緣日始鳴阿閣一聲鐘日午蒼龍睡正濃再

擊鳳凰臺上鼓夜半祥鸞未飛舞帝基鞏固
如盤石胡僧枉費平生力回首少林歸去來
落花滿地春狼藉頌定上座參臨濟因緣曰
掣電之機遇趙州爲人須到結交頭掌中擎
出香山子直上高高十二樓

贊曰 淮甸雲深 龍眠山小

麟鳳子脫殼出來 山川秀盡情奪了

胸中戈甲森萬騎 氣肅秋風

舌底笙簧調五音 語如春鳥

黃蘇臺九旬藥 恨殺東山

鳴阿閣一聲鐘 迷逢達磨

森羅影裏 潑家風幾曾識得來

聲色堆頭 祖師關何嘗透得過

單明末後句 海鯨吞麗水之犀

親見先師來 鐵牛齧黃金之草

爲人須切 香山子看趙州擎上幾層樓

見義勇爲 鎮海珠代仰山傾出一栲栳

室中機峻人難湊 雲臺將盡被生擒

筆耘耕深我自豐 翰花人專工搗藻

碧油幢下坐建太平基到鍾山梁寶公握手

呵呵大咲

佛眼遠禪師

師諱清遠嗣五祖邛州李氏子幼爲書生在
祖會下常以氣自負每問祖祖輒曰我不會
我不如你又曰你自會得好久無所入乃問
曰和尚門牆高峻某甲不能入座下誰可親
近乞指示祖曰元禮首座見處與我一般師

即扣之時寒禮方近火師陳所求禮即引師
耳行且語曰我不會我不如你你自會得好
師曰願求開發而乃相戲豈可爲人法耶禮
曰你若悟去方知今日曲折師慚急歸知客
寮夜坐沈吟間覺寒撥火大悟頗見二老用
處乃曰深深撥有些子生平事只如此遂點
燈讀傳燈至破竈墮因緣洞符所證頌曰
物幽鳥啼披衣終夜坐撥火悟平生窮神歸
破墮事皎人自迷曲談誰能和念之求不忘

門開步人過圓悟聞師悟旨五更扣門師遂
舉所得悟云只如青林搬土話道鐵輪天子
裏中勅知客作磨生會師曰帝釋宮中放赦
書悟曰且喜兄有活人句後雪堂頌曰我不
會兮不如你堪笑千花生碓甯善財謾向百
城遊何曾踏著自家底佛鑑頌文殊普賢起
佛見法見因緣曰彩雲影裏仙人現手把紅
羅扇遮面急須著眼看仙人莫看仙人手中
扇師聞甚喜悟曰此頌一切處用得住龍門

時一僧被蛇咬室中舉云既是龍門僧因甚
被蛇咬衆下語皆不契高庵悟云果然現六
人相師頷之圓悟在昭覺聞得乃歎曰龍門
有此子東山之道未寂寥也師有三自省傳
於世

贊曰 默而神 語而當

天生骨有靈 聖養胎無恙

業窮東魯 忝曾就孔夫子受經

昔覓西來 苦嘗被老東山無狀

會不會急歸打坐 撥火覓淨漚

到未到普請喫茶 晴甌翻雪浪

仙人手裏紅羅扇喜佛鑑要者底著眼宜親
帝釋宮中宜赦書勅青林必死人盡情踈放

龍門萬仞 晴空轟燒尾之雷

邛水千尋 截流產噴香之象

碓生花 許雪堂引善財遊

蛇咬僧 聽高庵現大人相

說心說性不用管他寫三自省一篇爲萬古

叢林參禪底榜樣

大慧杲禪師

師諱宗杲嗣圓悟宣州奚氏子初參湛堂爲侍者堂病革師曰和尚此疾若不起某甲去依附誰堂曰勤巴子甚好我雖不識渠子若見之必能了大事後往見悟得旨師爲堂見無盡求塔銘龍安照書爲紹介見盡有云金剛眼睛在相公筆頭上盡曰恁麼則某與他點出光明令照天照地去也師進前揖曰先

師多幸謝相公塔銘盡大笑師在徑山因頌曰神臂弓一發透過千重甲衲僧門下看當甚臭皮襪時朝廷方作神臂弓秦相以師與張九成竊議大師兼以譏諷朝廷遂竄衡州次梅州前後十七年放還再生徑山自梅州返至福州張參政以洋嶼延之一夏打發十三人龜山光爲首趙巨濟參次謂曰老僧去後若有別人教你禪云者箇公案如何參那箇因緣如何會便箇熟屎潑將去記取師聞

應庵金輪提唱甚喜乃曰楊岐正脉在此老
矣遂將正傳衣并頌寄之曰坐斷金輪第一
峯千妖百恠盡潛蹤年來又得真消息報道
揚岐正脉通
贊曰 花木瓜 包家虎
狐狸屏跡陰水生風
雪霜憑凌春陽煦嫗
金剛眼睛筆頭點出 因龍安靠倒無盡翁
薰風殿閣向下活埋 恨湛堂指見勤巴子

掀翻烏石嶺 黑竹筴亂搯胡揮
撥亂五峯雲 折拄杖東撐西拄
雲門揭示 誑諱間闊
悅老重來 欺瞞佛祖
如猛將會相殺 奪賊馬騎便行
有別人教你禪 啗熟屎潑將去
貶竄衡梅十七載 臭皮襪香透梵天
伸冤洋嶼十三人 塗毒鼓聲喧寰宇
不將佛法當人情把楊岐正傳衣分付金輪

華姪處法王法令合如此

虎丘隆禪師

師諱紹隆嗣圓悟和州人也初見長蘆信得其大略有傳圓悟語至者師閱之嘆曰想醉生液雖未澆腸沃胃且使人發快第恨未聆擊欬耳遂去見悟一日入室悟問曰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舉拳云還見麼曰見曰頭上安頭師脫然契悟悟叱曰見箇什麼曰竹密不妨流水過悟肯之後爲

藏主人曰隆藏主柔易若此何能爲悟曰睡虎也上堂曰凡有展托盡落今時不展大托隨坑落塹直饒風吹不入雨打不著點檢將來自救不了豈不見道直似寒潭月影靜夜鐘聲隨扣擊以無虧觸波瀾而不散此猶是生死岸頭事拈拄杖畫一畫云畫斷生法師多年葛藤點頭石不覺撫掌大笑且道笑箇什麼腦後見腮莫與往來上堂曰目前無法萬象森然意在目前突出難辨不是目前法

觸處逢渠非耳目之所到不離見聞覺知雖
然如是也須踏著向上關捩子始得所以道
羅籠不肯住呼喚不回頭佛祖不安排至今
無處所如是則不勞歛念橫閣門開寸步不
移百城俱到驀拈拄杖畫云路逢死蛇莫打
殺無底籃子盛將歸僧問如何是大道真源
曰和泥合水曰便恁麼去時如何曰截斷草
鞋跟有云慕道如渴驥奔泉應機似怒猊抉
石有云醯雞處甕中自得其樂費長房每見

一先生懸壺於肆上長房謁之遂同入壺中
乃真神仙境也

贊曰 襟懷秋冷 笑語春溫

垂棘壁櫝蔽待價

走盤珠影落無痕

慕少室密傳心 渴驥驟奔巖下水

味碧巖無義語 醯鷄自樂甕中天

路長踏斷草鞋跟 源尋大道

竹密不妨流水過 見豎蠹拳

拈起塵糲藜 點頭石咲葛藤畫斷
演出一大藏 瞌睡虎被貫索縈纏
深池劔氣冷含霜 斬癡頑橫磨石上
古洞桃花紅簇錦 與嬌兒話別風前
路逢死虵 無底籃盛歸何用
春暄百鳥 曲闌干徒倚無言
東山龍鳳 臨濟兒孫
玉壺塵不染別是一乾坤

應庵華禪師

師諱曇華嗣虎丘蘄州江氏子初參方遇首
座入室師近前座云來作什麼師云取首座
頭座云後生年少作者般語話嘔血去在師
云某甲不嘔血首座嘔血去在座後果如師
言師在水南遂處作侍者入室次南捉生云
侍者待與汝商量箇公案師曰盡大地是箇
公案商量箇什麼南機鈍師拂袖而去後見
虎丘作維那欲命禿首座時座下多有悟會
中曾宿言師後生師聞作偈曰江上青山殊

未老屋頭春色放教遲人言衲裏桃花嫩未
必人間有此枝遂去後示衆云三十三州七
十僧驢腮馬額得人憎諸方若具羅籠手今
日無因到淨明上堂五百力士揭石義萬仞
崖前撒手行十方世界一團鐵虛空背上白
毛生直饒拈却膩脂帽子脫却檀臭布衫向
報恩門下正好喫棒何故半夜起來屈膝坐
毛頭星現衲僧前上堂若作一句商量喫粥
喫飯阿誰不會不作一句商量屎坑裏蟲子

笑殺闍梨薰拈拄杖云拄杖子罪犯彌天貶
向二鐵圍山且道薦福還有過也無卓一下
云遲一刻僧問昔有僧問雲門如何是清淨
法身門云花藥欄此意如何曰深沙努眼睛
僧問只者是埋沒自己只者不是辜負先聖
去此二途和泥合水處請師道曰玉筋撐虎
口僧問呈橈舞棹即不問且道婆婆手中兒
子甚處得來巖頭扣船舷三下未審意旨如
何曰焦磚打著連底凍曰當時若問和尚如

何對他曰一棒打殺曰者老和尚大似買帽
相頭去也曰你向甚處見巖頭曰割曰杜撰
禪和曰婆生七子六箇不遇知音只者一箇
也不消得便拖向水中又且如何曰少賣弄
曰巖頭不覺吐舌意作麼生曰樂則同懽僧
提起坐具云但識取者箇曰放下著南書記
在師會中頌狗子話曰狗子無佛性羅猴星
入命不是打殺人被人打殺定師肯之虎丘
忌拈香云平生沒興撞著者無意智老和尚

做盡伎倆湊泊不得從此卸却干戈隨分著
衣喫飯二十年來坐曲录木懸羊頭賣狗肉
知他有甚憑據雖然一年一度燒香日千古
令人恨轉深

贊曰 蘄陽人 鬼怕見

虛空背生出白毛 古墓中深藏暗箭

砌取頭去 與首座熱血相噴

拂袖便行 笑水南機思遲鈍

拋孩兒漢陽渡 樂則同歡

正宗
貶拄杖鐵圍山 過應難免

拈折玉筋 彊把巖前虎口撐

題落韻詩 謾云洞裏桃花嫩

夜叉心菩薩面 說南書記劔刃上行

正法眼破沙盆 引傑侍者草窠裏鞦

七十僧驢腮馬頰 薄諸方不具手羅籠

二十載狗肉羊頭 憶先師便吞齧發恨

通揚岐正脉 金輪峯影落千江

繼宏智芳塵 狎鷗池光生八面

超宗異日誠不負佛日品題致後生源深而
流遠

卍庵顏禪師

師諱道顏嗣大慧東川鮑氏子父參圓悟在
金山因一滴風亂令僧自殺以智不死虜去
後方得脫悟歸寂復依大慧首衆徑山無著
未為僧慧館方丈師常叱之慧曰彼雖婦人
大有長處師不諾慧抑令相見師不獲已通
報著曰首座作佛法相見世法相見座云佛

法相見著云却去左右請師久師至帳前見
著寸絲不掛仰臥於床師指曰者裏是什麼
去處著曰三世諸佛六代祖師天下老和尚
皆從此中出師曰還許老僧入否著曰者裏
不度驢度馬師無語著曰與首座相見了也
遂轉身覷裏師懔懔而出慧曰却不是老畜
生無見識也師有愧慧入室舉南泉住庵上
山作務一僧至令做飯喫因緣師云珊瑚枕
上兩行淚半是思君半恨君慧令侍者收牌

曰只者一轉語報佛恩足矣初生東林後歸
鄉住雲頂僧問如何是佛曰誌公和尚如何
是法曰黃絹幼婦外孫齏曰如何是僧曰釣
魚船上謝三郎示衆有曰筋籠不亂攪匙老
鼠不咬甌算韓子蒼與師避寇詩云昔與二
子居明心避賊夜走南山陰天寒更蹈沮洳
徑月黑錯到楊梅林涉險登危四三里少復
前行過溪水平明乞火野人家十日深藏巖
穴裏聞俱嘆我裝賣空蜀僧轉隨妖氛中人

言性命脫針孔枕憂傷人衰疾同春風酣酣
柳邊寺相對夢中論夢事莫嫌薄飯一莖齋
郡國而今無鼓鼙

贊曰 麟龍頭角 弓冶箕裘

項鐵三百斤 逸群倔強

額黥數點墨 出格風流

圓悟室彩畫已成 只欠一回點眼

浮玉山見機而作 不消三搭回頭

錦繡惟前一斷魂 返遭婦人之毒手

珊瑚枕上兩行淚 難逃菴主之機籌

出語無瞽 誇老鼠不咬齧草

臨機奔軼 騎駿馬直撞烟樓

踏斷虎溪橋 斥遠法師活埋蓮社

行窮蠶瘴路 隨杲風子遠竄梅州

掃蕩侵氛社稷一戎衣 凌烟勛業

揮戈佛日風塵三尺劔 借筋機謀

沮洳徑楊梅林 早憶南山避寇

牛頭山雪頂寺 晚思西蜀歸休

若更問老漢爲僧端的謝三卻未必在漁舟

懶庵需禪師

師諱鼎需嗣大慧福州林氏子本習儒業因
入寺見遣教經看數版有省欲出家母以親
迎近難之師曰大挑紅杏一時分付春風翠
竹黃花此去求爲伴侶辭親祝髮一錫湖湘
徧參名宿心無所緣身無所依結菴於堯峯
絕頂後見大慧一日問曰內不放出外不放
入正恁麼時如何師擬開口慧拈竹筴劈脊

連打三下師大悟慧印以偈曰頂門豎亞摩
醯眼肘後斜懸奪命符瞎却眼卸却符趙州
東壁挂葫蘆上堂懶翁懶中懶最懶懶說禪
亦不重自己亦不重先賢又誰管你地又誰
管你天物外逍遙無箇事日高三丈猶更眠
上堂句中意意中句須彌聳于巨川句刻意
意刻句烈士發乎狂矢任侍牙如劍樹口似
血盆徒逞詞鋒虛張意氣所以淨名杜少早
涉繁詞摩竭掩關已揚家醜有餘瓦棺老漢

巖頭大師向羌峯頂上拏風鼓浪翫弄神變
腳跟下好與三十棒且道過在什麼處良久
云機關不是韓光作莫把胸襟當筆閑至節
上堂二十五日已前群陰消伏泥龍閉戶二
十五日已後一陽來復鐵樹開花正當二十
五日塵中醉客騎驢騎馬前街後街施相慶
賀物外閑人袖帔蒙頭圍爐打坐風蕭蕭雨
蕭蕭冷湫湫誰管你張先生李道士胡達磨
木庵參次師舉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

言因緣云不得向良久處會隨後喝菴作禮
白不因今日事爭奈目前機師印之送分菴
主偈曰江頭風急浪花飛南北相逢不展眉
獨有分禪英俊手筆閑奪得錦標歸

贊曰 鐵硯磨穿 心猶奔競

杜文章久尔隨邪 遺教經驀然打正

春風一度挑杏花 分付已周

紅日三竿煙雲枕 撼搖不醒

內不放出外不放入 喫竹筴於洋嶼菴頭

身無所依心無所緣 結茅庵於荒峯頂上
盲人摸地 頂門眼歡瞎摩醯
邪鬼貼身 肘後符難爲奪命
須彌聳川烈士發矢 刻意句浪得其名
泥龍閉戶鐵樹開花 筭陰陽從來不定
奪得錦標去 從分禪蘭蕩拾花針
喪盡目前機 引木菴良馬窺鞭影
蒙頭打坐偏界覓無蹤全不思胡達磨李道
士張先生無人管領

密庵傑禪師

師諱咸傑嗣應菴福州鄭氏子母夢廬山僧
入屋而生下髮偏扣諸方後見應菴菴室中
問如何是正法眼曰破沙盆庵肯之未幾辭
省親菴以偈送曰大徹投機句當陽廓頂門
相從今四載微詰洞無痕雖未付鉢袋氣宇
吞乾坤却把正法眼喫作破沙盆此行將省
覲切忌便踪跟吾有末後著待歸要汝躡上
堂世尊不說說拗曲作直迦禁不聞聞望空

啓告馬祖即心即佛懸羊頭賣狗肉趙州勘
菴主貴買賤賣分文不直只如文殊是七佛
之師因甚出女子定不得天河月暈魚生子
槲葉風微鹿養茸上堂舉婆燒菴話拈云者
公案叢林中少有拈提者傑上座裂破面門
不免納敗缺一上也要諸方點檢乃召大眾
云者婆子洞房深穩水泄不通向枯木上糝
花寒灰中發燄箇僧孤身迥迥慣入洪波等
閑坐斷潑天潮到底身無涓滴水子細檢點

將來敲枷打鎖即不無若是佛法未夢見在
烏巨恁麼提唱畢竟意在何處良久云一把
柳絲收不得和煙搭在玉闌干師接松源破
菴出世烏巨終于天童

贊曰 枳林生錦荔 榕樹出旃檀

廬山僧夢見 何面目

蠱毒水沾著 爛心肝

向上路與千聖共行 入泥犁獄慚愧慚愧
破沙盆準分文不直 換正法眼大難大難

拈女出定髻髻揚州鹿養茸微風生從櫺葉
判婆燒菴依稀越國抑垂絲和燠搭在欄干
喝松源兩耳聾錦包特石
殺破庵全心死鐵裹泥團
做冷泉百日主人勝郭汾陽中書之考
屹鄞江中流砥柱回覺隰州既倒之瀾
大徹投機廓頂門初無奇特信知道江南兩

秋熟春寒

臨濟至此千四世共二十六人

